

憲世編

張橫渠先生

先生名載字子厚鳳翔郿人也父迪涪州知州載始就外傅志氣不羣知虞奉父命涪州器之早孤自立無所不學與邠人焦寅游寅喜談兵先生悅其言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仲淹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未以為足也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

甚衆一夕程顥偕弟頤至與論易次日謝其徒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不及汝輩可師之徹坐輟講與二程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舊學以從事方未第時文彥博聞先生名行聘之學宮與其禮際士子矜式焉登進士第為雲巖令大抵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於縣庭親為勸酬使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告子弟之意有教告患文檄不能盡達於民每召鄉長於庭諄諄口諭使往告其里閭間有民因事至庭或行遇於道必問某時

命其事問否問即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一言之出雖愚夫孺子無不預聞議多數人以德從容語學者曰孰能少置意於此哉行從於鄉黨之域否學者亦多從之遷滑州軍事判官言及其從往來不可為用不若損數以募土人為便熙寧初發用大臣思有變更御史中丞呂公著薦先生可以召試上即召見問治道皆以漸復三代為對上說之曰卿宜日見二府議事朕且將大用卿先生謝曰臣自外赴召未測朝廷新政所安願徐觀旬月繼有所獻上然之他日見執政執政嘗語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

如先生對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爲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默然所語多不合寢不悅既命校書崇文先生辭未得謝復命案獄浙東或言張載以道德進不宜使之治獄執政曰淑問如臯陶猶且獻囚此庸何傷獄成還朝會弟戩以言得罪先生益不安乃謁告西歸移疾不起有田數百畝粗足歲計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終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

後已又以涵教之必能養之然後信故雖貧不能自給苟門人之無貲者雖糲蔬亦共之其所自得窮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嘗謂門人曰吾學旣得於心則脩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近世喪祭無法喪惟致隆三年自期以下未始有衰麻之變祭先之禮一用流俗節序燕褻不嚴先生繼遭期功之喪始治喪服輕重如禮家祭始行四時之薦曲盡誠絜聞者始或疑笑終乃信而從之者甚衆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

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諭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毫及之其家童子必使灑掃應對給侍長者女子之未嫁者必使親祭祀納酒漿養其遜弟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聞人之善喜見顏色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其所至必訪人才有可論者必叮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歲適大歉至人相食家人惡米不鑿將舂之先生亟止之曰餓殍盈野雖蔬食且自愧又安忍有擇乎甚或對案不食者數四熙寧九年秋感異夢忽以書

屬門人日集所立言謂之正蒙出示門人曰此書予歷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於前聖合與大要發端示人而已其觸類廣之則將有待於學者正如老木之株枝別固多所少者潤澤華葉爾又嘗謂春秋之爲書在古無有乃聖人所自作惟孟子爲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穿鑿及詩書禮樂之言多不能平易其心以意逆志方且條舉大例考察文理與學者緒正其說慨然有意三代之治望道而欲見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其可行嘗曰仁政必自

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未之行爾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共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敦本抑末以推先王之遺法皆有志未就會秦鳳帥呂大防薦之召還舊職詔從之先生曰吾是行也不敢以疾辭庶幾有遇焉及至都公卿聞風慕之然未有深

知者以所欲爲嘗試於人多未之信會有言者欲請行冠婚喪祭之禮詔下禮官禮官安習故常以古今異俗爲說先生獨以爲可行衆莫能奪然爲請卒不決郊廟之禮禮官預焉先生見禮不致嚴亟欲正之而衆莫之助先生益不悅會有疾謁告以歸知道之難行欲與門人成其初志行次臨潼疾甚沐浴更衣而寢旦而卒年五十八沒之日惟一甥在側囊中索然明日門人之在長安者繼來奔哭之始克斂其治喪一用古禮以終載之志門人欲諡爲明誠夫子以質程顥顥以問司馬光光復書曰子厚平生用心欲

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諡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禮所由失以爲士之有誄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宜諡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誄之諸侯相誄猶爲非禮况弟子而誄其師乎孔子沒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爲之諡也今諸君欲諡子厚恐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爲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爲比乎先生銘其書室之兩牖東曰砭愚西曰訂頑程頤曰是起爭端不若止曰東銘西銘程頤答楊時書曰所論

大槩有若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柔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睿所照者如目所覩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者如揣料於物約見彷彿耳能無差乎更須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朱熹贊曰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皐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

殊而可象為氣清通而不可象為神不如野馬絪縕不足謂之太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不如是雖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已塘南先生曰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決了此言益深渺此體原無理氣之分亦苦心之言也愚謂浮沉升降勝負屈伸正是和處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為理也順而不妄

氣之為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為有象不失吾

常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彼語寂滅者往而不反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下文言虛空即氣則不當言太虛不能無氣）

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

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爲見病之說此道不明正由懵若畧知體虛空爲性不知本天道爲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爲幻化幽明不能舉其要遂躐等妄意而然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途語天道性命者不罔於恍惚夢幻則定以有生於無爲窮高極微之論入德之途不知擇術而求多見其蔽於詖而陷於淫矣

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縕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歟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爲風雨爲雪霜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太虛者天之實也萬物取足於太虛人亦出於太虛太虛者心之實也

氣之蒼蒼目之所止也日月星辰象之著也當以心求天之虛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今可知也以其虛也求吾心之虛即天之虛

天地以虛爲德至善者虛也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中來

太虛者氣之體氣有陰陽屈伸相感之無窮故神之應也無窮其散無數故神之應也無數雖無窮其實湛然雖無數其實一而已陰陽之聚散則萬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則渾然人不見其殊也形聚爲物形潰反原反原者其游魂爲變與所謂變者對聚散存亡爲文非如螢雀之化指前後身而爲說也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

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游氣紛擾合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紛擾者所是循環也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絪緼相揉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一氣屈伸往來未嘗有人自名之爲陰陽耳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天何言哉

聖人有感無隱正猶天道之神

海水凝則冰浮則漚然冰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與焉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

生有先後所以為天序小大高下相並而相形焉是謂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後經正知秩然後禮行橫渠先生禮教所自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所謂誠明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也

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極於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

非之者未之學也性通乎氣之內氣無內外假有
形而言爾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盡其性然後能
至於命

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
窮矣不息則命行而化可知矣學未至知化非真
得也

至虛之實實而不固至靜之動動而不窮實而不固
則一而散動而不窮則往且來

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為實人須於虛中求出實聖
人虛之至故擇善自精心之不能虛因有物榛礙

金鐵有時而腐山嶽有時而摧凡有形之物卽易壞惟太虛無動搖故爲至實詩云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合天地而不離也道天地不相似其違道也遠矣

體不偏滯乃可謂無方體偏滯於晝夜陰陽者物也若道則兼體而無累也以其兼體故曰一陰陽又曰陰陽不測又曰一闔一闢又曰通乎晝夜語其推行故曰道語其不測故曰神語其生生故曰易其實一物指事異名耳

萬物形色神之精粗性與天道云者易而已矣心之所以萬殊者感外物爲不一也天大無外其爲感者禍福而已矣

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爲人聖人天聰明之盡者耳

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誠身不過不已於仁者而已故君子誠之爲貴

能以天體身則能體物也不疑

易簡然後能知險阻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易簡故能悅諸心險阻故能研諸慮知幾故能

以屈爲伸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思慮知識則喪其天矣君子所性與天地同流異行而已焉

天之明莫大於日月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遠也天之不禦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謂因身發知貪天功爲己力吾不知其知也民何知哉因物

同異相形萬交相感耳目內外之合貪天功而自
謂己知耳
氣清則通昏則壅清極則神故聚而有間則風行而
聲聞具達清之驗與不行而至通之極與
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
虛明照鑒神之明也無遠近幽深利用出入神之充
塞無閒也
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故大而位天德然後能窮
神知化
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伸順理則身安而

德滋窮神知化與天爲一豈有我所能勉哉乃德盛而自致爾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無我然後得正己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過則溺於空淪於靜既不能存夫神又不能知夫化矣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故化此天之所以參也

惟神爲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

窮其必知神之爲也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明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知微知彰不舍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之性矣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其在人也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道知化則利不足云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天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至誠爲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所謂氣也者非

待其蒸鬱凝聚接於目而知之苟健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爾然象若非氣指何為象時若非象指何為時世人取釋氏銷礙入空學者舍惡趨善以為化此直可為始學遺累者薄乎云爾豈天道神化所同語也哉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

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麄至如顏子未至於聖人處猶是心麄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

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

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利者爲神滯者爲物是故風雷有象不速於心心禦見聞不弘於性

有無虛實通為一物者性也不能為一非盡性也飲食男女皆性也是烏可滅然則有無皆性也是豈無對莊老浮屠為說久矣果暢真理乎

有無一內外合此人心之所自來也若聖人則不專以聞見為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為用無所不感者虛也感即合也咸也以萬物本一故一能合異以其能合異故謂之感若非有異則無合天性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萬物所受雖不同皆無須臾之不感所謂性即天道

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體惟屈伸動靜終始之能一

也故所以妙萬物而謂之神通萬物而謂之道體

萬物而謂之性

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死無所喪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

惟省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頴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厎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以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程子曰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来學者所未到 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体此意令有諸巳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益 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 西銘理一而分殊 問西銘何如曰此横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横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兩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

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智足以知聖人賢人說聖人事也蓋[illegible]道聽而言傳自未及乎[illegible]而未能無自以為識有所見[illegible]而[illegible]之[illegible]學者私意之病時大可[illegible]故確明理以[illegible]其用而異分之殊自不可害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中庸所以行之者一以此

大海無潤因暍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樂天安土所居而安不累於物也

虛者仁之原忠恕者與仁俱生禮義者仁之用

敦厚虛靜仁之本敬和接物仁之用

君子之於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共悦之不循理者共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自訟共悦者善雖在己盖取諸人而為必以與人焉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是謂達善達不善

和樂道之端乎和則可大樂則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已矣

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吾分內耳

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君子無所爭知幾於屈伸之感而已精義入神交伸於不爭之地順莫甚焉利莫大焉

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

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

心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耳

學者當須立人之性仁者人也當辨其仁之所謂人

學者學所以為人

虛心則無外以為累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

太平

不得已當為而為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為之雖善

皆意也正己而物正大人也正己而正物猶不免

有意之累也有意爲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爲善性之也由之也

妄去然後得所止得所止然後得所養而進於大矣無所感而起妄也感而通誠也計度而知昏也不思而得素也

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爲度故孟子教人雖貨色之欲親長之私達諸天下而後已貨色是欲心親長是良心能達之天下欲心即良心不能達之天下良心亦私心

孔子文王堯舜皆則在此立志此中道也更勿疑聖人於此上別有心人情所以不立非才之罪也善

取善者雖於不若已乎取亦有益心若不求益則

雖與仲尼處何益君子於不若己之猶求益況朋

友交相取益乎人於此只端但有一事存之於心便

不能至聖其可取者亦顧可取不當爲此隱者了

學者有息時一如木偶人牽擱則動舍之則息一日

而萬生萬死學者有息時亦與死無異是心死也

身雖生身亦物也天下之物多矣學者本以道爲

生道息則死也終是僞物當以木偶人爲譬以自

戒知息爲大不善因設惡譬如此只欲不息此正爲後

之際非悟測

不息個甚

求養之道心只求是而已蓋心弘則是不弘則不是
　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悟後心常弘
　觸理皆在吾術內覩一物又敲點着此心臨一事
　又記念着此心常不爲物所牽引去觀其怡兩致兩字血脈
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閑邪則誠自存斯爲忠信也
　如何是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
始學者亦要靜以入德至成德亦只是靜
精其義直至於入神義則一種是義只是尤精雖曰
　義然有意必固我便是繫礙動輒不可須是無倚
　丁種病痛除盡下頭有一不犯手勢自然道理如

豈果作為之與是我也

仲尼自志學至老德進何晚竊意仲尼自志學固已
明道其立固已成性就上面進益猶天之不已為
天已定而所以為天不窮如有成性則止則窮何
必孜孜仲尼何必不知老之將至且歎其衰不復
夢見周公由此觀之學之進德可知矣[illegible]
一息不容放過其間
生知從何不滅也

虛心然後能盡心

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
之謂與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立本既正然後修持修持之道既須虛心又須得禮

內外發明此合內外之道也當考畏聖人之言考前

言往行以畜其德度義擇宜而行之致文於事業

而能盡義者只是要學曉夕參詳比較所以盡義

學禮學然後有可得以參校琢磨學得則禮容察

然又有得於實其疑處然其事誠懈信故只是要慎

學者所得則義愈精微各好問好察邇言皆所以

盡精微也

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以維持此心一時

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知所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橫渠先生[illegible]語錄）

學者且須觀禮蓋禮者滋養人德性又使人有常業守得定又可學便可行又可集得義（[illegible]）

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爲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中心苟有所開即

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一日間朋友論議則一日間意思差別須日月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矣

某學來三十年自來作文字說義理無限其有是者皆只是億則屢中譬之穿窬之盜將竊取室中之物而未知物之所藏處或探知於外人或隔牆聽人之言終不能自到說得皆未是實覩古人之書如探知於外人聞朋友之論如聞隔牆之言皆未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家室之好比歲方似入至其中知其中是美是善不肯復出天下之議

論莫能易此譬如既鑿一穴已有見又若既至其中却無燭未能盡室中之有須索移動方有所見言移動者謂逐事要思譬之昏者觀一物必貯目於一不如明者舉目皆見此其不敢自欺亦不敢自謾所言皆實事學者又譬之如有物而不肯捨去者有之以為難入不濟事而去者有之此於其見莫顯之見何如昔如禪家所謂小悟聊然古人之苦心與其不自欺不欺人其見之矣

先生自言十五年學一個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

二程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只窮理便至於命先生

謂亦是失於太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已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是併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天道也其間煞有事豈有當下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為先如此則方有學今言知命與至於命儘有近遠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不曾盡人物之性已從於何處盡

聞見之善者謂之學則可謂之道則不可須是自求已能尋見義理則自有旨趣自得之則居之安矣語已

學貴心悟守舊無功

學者言不能識得盡多相違戾是爲無天德今顰眉以思已失其心也蓋心本至神如此則已將不神害其至神矣

義理則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其向時謾說以爲已成今觀之全未也然而得一門庭知聖人可以學而至更自期年如何今且專以聖人之言爲學閑書未用閱閱閑書者蓋不知學之不足 豈至此有真悟耶

子貢謂夫子所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云夫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爲己任不

以苟知爲得必以了悟爲聞因有是說明質思之

先生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巽之請

問先生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葢欲學者存意之

不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

此實古人入悟之門

論曰橫渠先生通有無合隱顯而歸之一氣舉一氣

而歸之太和舉太和而歸之太虛舉太虛而歸之性

體此於天人之際瑩徹之至矣西銘之論仁亦已盡

其廣大精微之致至謂虛者仁之原虛則生仁猶爲

二之何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正以此氣之生生

不已而已夫既曰虛空即氣又曰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則知舍虛無氣舍氣無生舍生無仁虛即仁也方寸之虛正與太虛同其無垠吾性之生生正與大德同其不已故聖門之學一求仁槩該之矣曰原曰生非二之乎至謂太和中容萬物則多一容字且謂和樂爲道之端則以何爲道之究竟宜伊川謂其深思力索之功多而深造自得之見少也雖先生亦自言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即便札記又謂向時謾說以爲已成今觀之全未也然而得一門庭知聖人可學而至則先生之悟入或又在諸札記之後耶其

言曰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悟後心常弘觸理皆在吾術中又曰須是無倚百種病痛盡除此眞悟也特於所謂太和者差不及明道先生之親得師承一路透入爲徑潔爾

邵康節先生

先生名雍字堯夫河南人也舉遺逸試將作主簿後又以爲潁州團練推官辭疾先生始學於百原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古人如此)衛人賢之先生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遂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生之學得之李之才之才師河南穆脩脩性太嚴寡合雖之才亦頻在訶怒中之才事之益謹卒能受易脩之易受之种放放受之陳摶源流最遠其圖書象數變通之妙秦漢

以來、鮮有知者之才初爲衛州獲加主簿、推其城令時先生居母憂於蘇門山百源之上布裘蔬食躬爨以養父之才叩門來謁勞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先生曰簡策之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則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雍再拜願受業於是先示之以陸淳春秋意欲以春秋表儀五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受易而終焉其後先生卒以易名世先生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有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爲必可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於天地之運化陰陽

之消長以進乎萬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然其歸
在洛幾三十年始至蓬蓽環堵不蔽風雨躬樵爨以養
其父母安貧樂道自云未嘗攢眉名所居寢息處爲
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未敢必此樂即與孔顏同否）又爲甕牖讀
書燕居其下旦則焚香獨坐晡時飲酒三四甌微醺
便止不使至醉也嘗有詩云斟有淺深存燮理飲無
多少係經綸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講
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
近尊之士人之過洛者有不之公府而之先生之廬
先生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脩防

眕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疎之間羣居燕飲笑語終日不敢甚異於人顧所樂何如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游城中每出乘小車用一人挽之隨意所之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歡喜爭奉迎主人喜容則留三五宿又之一家亦如之或經月忘返雖性高簡而與人言必依孝弟忠信樂道人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肖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之功多矣嘗自言若至大病自不能支其遇小疾得有客對話不自覺疾之去體也學者來從之問

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思致幽遠妙極道數間與
相知之深者開口論天下事雖久存心世務者不能
及也與富弼早相知富弼初入相謂門下士田棐曰
爲我問邵堯夫可出當以官職起之不即命爲處士
以遂隱居之志田以告先生先生不答以詩謝曰若進豈
能禁吏責既閑安更用名爲弼終不相忘乃因明堂
袷享赦詔天下舉遺逸弼意謂河南必以先生應詔
時文彥博尹洛以兩府禮召見先生先生不屈遂以
福建黃景應詔弼不樂奏乞再舉遺逸從之王拱辰
尹洛乃以先生應詔穎川薦常秩皆先除試將作監

先生與秩皆不起歿時已丁憂去位矣熙寧二年詔舉遺逸呂誨吳充祖無擇皆薦先生時歐陽脩參政素重秩故潁川再薦秩先生除秘書省校書郎潁川團練推官辭不許既受命即引疾不起且以詩答鄉人曰幸逢堯舜為真主且放巢由作外臣秩以職官起時王安石方行新法天下紛然以為不便思得山林之士相合秩賜對盛言新法之便乃除諫官以至待制帝浸薄之安石主之不忘然亦知其為人矣先生於是始為隱者之服烏帽縚褐見卿相不易也司馬光依禮記衣深衣冠簪幅巾紳帶每出朝服乘馬

用皮匣貯深衣隨其後入獨樂園則衣之嘗謂先生曰先生可衣此乎先生曰某爲今人當服今人之衣光歎其言合理富弼自汝州得請歸洛養疾欲望天津與先生相過弼曰自此可時相招矣先生曰某冬夏不出春秋時過親舊間公相招未必來不召或自至弼謝客戒子曰先生來不以時見弼嘗令二青衣蒼頭掖之以行一日與論天下事弼喜甚不覺獨步下堂先生不爲起徐指二蒼頭戲弼曰忘却拄杖矣弼嘗患氣疾先生曰好事到手畏慎不爲他人做了鬱鬱何益弼笑曰此事未易言也蓋爲嘉祐建儲耳

弼雖剛勇遇事詳審不萬全不發先生因戲之一日
薄暮司馬光見先生曰明日僧脩顒堂說法富公晦
叔欲偕往聽之晦叔貪佛已不可勸富公果往於理
未便光後進不敢言先生曷不止之先生曰恨聞之
晚矣明日弼果往後因見弼曰不聞上欲用裴晉公
禮起公弼笑曰先生以謂某衰病能起否先生曰固
也或人言上命公公不起一僧開堂公乃出無乃不
可乎弼驚曰某未之思也先生是治平間先生與客散
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則曰洛
陽舊無杜鵑今始有之客曰何也先生曰不二年上

用南士為相、多引南人、專務變亂、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聞杜鵑何以知此、先生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書六鷁退飛、鸜鵒來巢、氣使之也、自此南方草木皆可移、南方疾病瘴瘧之類、北人皆苦之矣、熙寧初其言乃驗、熙寧三年初行新法、天下騷然、先生閑居林下、門生故舊仕宦四方者欲投劾而歸、以書問先生、先生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自是孔孟心事 嘗過士友家、晝卧見其枕屏畫小兒迷藏

題詩其上云遂令高臥人欹枕看兒戲蓋指熙寧間也富弼一日有憂色先生問之弼曰先生度其之憂安在先生曰豈以安石罷相惠卿參政惠卿凶暴過安石乎弼曰然先生曰公無憂安石惠卿本以勢利合勢利相敵將自爲仇矣不暇害他人也未幾惠卿叛安石弼謂先生曰先生識慮絕人遠矣弼以先生年高勸學修養先生曰不能學人胡走亂走也熙寧癸丑王荀龍者韓琦客也因入洛見先生出琦送行詩頗似大書極奇偉先生曰吾少日喜作大字李挺之曰學書妨學道故嘗有詩曰憶昔初書大字時學

人飲酒與吟詩若非益友揮金石四十五年成一非

熙寧十年夏感微疾氣日益耗神日益明笑謂司馬

光曰雖欲觀化一巡如何光曰未應至此先生笑曰

死生亦常事耳伯淳言堯夫病某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他人便觀得自家又如何觀化得常觀堯夫許意緣微得道理許多縱術未是所得又云堯夫臨終時只是諸[illegible]去只聖人認之則亦未是蓋猶有意也比之常人甚懸絕也張載喜論命來問疾因曰先

生論命否當推之先生曰若天命則已知之矣世俗

所謂命則不知也載曰先生知天命矣載尚何言程

顥問先生從此永訣更有見告乎先生舉兩手示之

顥曰何謂先生曰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自無着身

處況能使人行也疾且革順又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爲力願自主張先生曰平生學道豈不知此然亦無可主張時居正寢諸公議後事於外有欲葬近城者先生已知呼子伯溫入曰諸公欲以近城地葬我不可當從伊川先塋耳堯夫疾革伊川往視之因警之曰堯夫平日所學今日無事否他氣微不能答次日見之猶有聲如絲髮來大答云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也只得依你說是時諸公都在廳上議後事他在房間便聞得一人云有新報云云堯夫問有甚事曰有某事堯夫曰我將謂收拾得伊川也以他人觀之便以爲怪此只是心虛而明故聽得問堯夫未病時不如此何也曰此只是一個不動心總只平生只學道閑事將這個做一件大事學者不必學他但撰理明自能之如堯夫事他自如此亦豈容易也蓋傳說不同故兩存之然傳說爲長

七月初四日大

書詩一卒曰生於太平世死於太平世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然獨無愧以是夜五更卒程顥誌其墓爲之論曰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而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户則衆矣况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来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而先生淳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

門户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先是二程訪先生於天津先生携酒飲月陂上歡甚語其平生學術出處之大致明日程顥謂人曰昨從堯夫先生游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所用於世曰所言何如曰内聖外王之道也元祐中韓維尹洛請謚於朝常傳歐陽棐議曰雍少篤學有大志久而後知道德之歸且以爲學者之患在於好惡先成乎心而挾其私智以求於道則蔽於所好而不得其真故求之至於四方萬里之遠天地陰陽屈伸消長之變

無所不可而必折衷於聖人雖深於象數先見默識未嘗以自名也其學淳一而不雜居之而安行之而成平夷渾大不見圭角其自得深矣按謚法溫良好樂曰康能固所守曰節謚曰康節先生棐嘗謂人曰棐入洛時先公猶大病臨行告戒曰洛中有邵堯夫吾獨不識汝爲吾見之棐既至洛求教先生特爲棐徐道其立身本末甚詳出門揖送猶曰足下其無忘鄙野之人於異日棐伏念先生未嘗辱教一言雖欲不忘亦何事耶歸白大人則喜曰幸矣堯夫有以處吾兒也後二十年棐入太常爲博士次當作謚議乃

恍然周省先生當時之言落筆若先生之自序無待其家所上文字也先生於書無所不讀著皇極經世六十卷晚尤喜爲詩平易而造於理有擊壤集二十卷自爲之序先生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顥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當時學者因先生超詣之識務高其所爲至謂其有玩世之意又因其前知謂於凡物聲氣之所感觸輒以其動而推其變焉於是摭世事之已然者皆以先生之言先之蓋未必然也先生自爲無名公傳言無名公生於冀其大長於冀方老於豫方終於豫豫方年十歲求學於里人遂盡里人之情

己之滓十去其一二矣年二十求學於鄉人遂盡鄉
人之情己之滓十去其三四矣年三十求學於國人
遂盡國人之情己之滓十去其五六矣年四十求學
於古人遂盡古人之情己之滓十去其七八矣年五
十求學於天地遂盡天地之情欲求己之滓無得而
去矣始而里人疑其僻問於鄉人鄉人曰斯人狂與
人羣安得謂之僻既而鄉人疑其泛問於國人國人
曰斯人不妄與人交安得謂之泛既而國人疑其陋
問於四方之人四方人曰斯人不器安得謂之陋既
而四方之人又疑之質之於古今之人古今之人始

終無可與同者又問之於天地天地不對當是之時四方迷亂不復得知因號爲無名夫無名者不可得而名也凡物有形斯可器可器斯可名然則斯人無體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迹者也斯人無用乎曰有用有用而無心者也夫有迹有心者斯可得而知也無心無迹者雖鬼神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名況於人乎故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可得而名乎其可得而知乎故强名之曰太極其無名之謂乎故嘗自爲之贊曰借爾面貌假爾

形骸齊先爾聯開往朋來人告之以脩禍對曰未嘗
爲不善人告之以禳災對曰未嘗妄祭故其詩曰禍
如許兒人須諂福若待求天可量又曰中孚起信寧
須禱無妄生災未易禳性喜飲酒嘗命之曰太和湯
所飲不多微醺而罷不喜過醉故其詩曰性喜飲酒
飲喜微酡飲未微酡口先吟哦吟哦不足遂及浩歌
浩歌不足無可奈何所寢之室謂之安樂窩不求過
美惟求冬煖夏凉遇有睛則思親枕故其詩曰牆高
於肩室大於斗布被煖餘藜羹飽後氣吐胸中充塞
宇宙其與人交雖賤必洽終身無耳[illegible]壞未嘗作

皺眉事故人皆得其歡心見貴人未嘗曲奉見不善人未嘗急去見善人未之知也未嘗急合故其詩曰風月情懷江湖性氣色斯其舉翔而後至無賤無貧無富無貴無將無迎無拘無忌聞人之謗未嘗怒聞人之譽未嘗喜聞人言人之惡未嘗和聞人言人之善則就而和之又從而喜之故其詩曰樂見善人樂聞善事樂道善言樂行善意聞人之惡如負芒刺聞人之善如佩蘭蕙家貧未嘗求於人人饋之雖寡必受故其詩曰窘未嘗憂飲不至醉收天下春歸之肝肺朝廷授之官雖不強辭亦不強起晚有二子教之

以仁義授之以六經舉世尚虛談未嘗捫一言與世尚背事未嘗立異行故其詩曰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戶庭直游天地家素業儒口未嘗不道儒言身未嘗不行儒行故其詩曰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炎炎論之甘處其陋綽綽言之無出其右義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離口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升平不為不偶七十康強不為不壽此其無名公之行乎

夫人也者暑寒晝夜無不變雨風露雷無不化性情形體無不感飛走草木無不應所以目善萬物之

色耳善萬物之聲鼻善萬物之氣口善萬物之味靈於萬物不亦宜乎

人之所以能靈於萬物者謂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萬物之體也耳目口鼻萬物之用也體無定用惟變是用用無定體惟化是體體用交而人物之道於是乎備矣

人也者物之至者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物之至者始得謂之物之物也人之至者始得謂之人之人也夫物之物者至物之謂也人之人者至人之謂

也以一至物而當一至人則非聖人而何謂之不聖則吾不信也何哉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者焉又謂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又謂其能以上識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又謂其能以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古今表裏人物者焉噫聖人非世世而效聖焉吾不得而目見之也雖然吾不得而目見之察其心觀其跡探其體潛其用雖億萬千年亦可以理知之也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所以謂之理者物之理也所以謂之性者天之性也所以謂之命者處理性者也所以能處理性非道而何是知道爲天地之本天地爲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爲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爲萬物道之道盡乎天矣天之道盡於地矣天地之道盡之於物矣天地萬物之道盡於人矣人能知其天地萬物之道所以盡於人者然後能盡民也天之能盡物則謂之曰昊天人之能盡民則謂之曰聖人謂昊天能異乎萬物則非所以謂之昊天也謂聖人能異乎萬民

則非所以謂之聖人也萬民與萬物同則聖人固
不異乎昊天者矣然則聖人與昊天為一道聖人
與昊天為一道則萬民與萬物亦可以為一道也
一世之萬民與一世之萬物既可以為一道則萬
世之萬民與萬世之萬物亦可以為一道也明矣
用也者心也體也者迹也心迹之間有權存焉者聖
人之能事也
夫所以謂之觀物者非以目觀之也非觀之以目而
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天下之
物莫不有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所以謂

之理者窮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性者盡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命者至之而後可知也此三知者天下之真知也雖聖人無以過之也而過之者非所以爲聖人也

水能一萬物之形未若聖人能一萬物之情也聖人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謂其能反觀也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既能以物觀物又安有我於其間哉是知我亦人也人亦我也我與人皆物也此所以能用天下之目爲己之目其目無所不觀矣用天下之耳

為己之耳其耳無所不聽矣用天下之口為己之
口其口無所不言矣用天下之心為己之心其心
無所不謀矣夫天下之觀其於見也不亦廣乎天
下之聽其於聞也不亦遠乎天下之言其於論也
不亦高乎天下之謀其於樂也不亦大乎能為至
廣至遠至高至大之事而中一無為焉豈不謂至
神至聖者乎

仁配天地謂之人惟仁者真可謂之人矣

心為太極又曰道為太極

以物喜物以物悲物此發而中節者也

不我物則能物物

任我則情情則蔽蔽則昏矣因物則性性則神神則明矣潛天潛地不行而至不爲陰陽所攝者神也

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出入有無死生者道也

神無所在無所不在至人所以與他心通者以其本於一也道與一神之強名也以神爲神者至言也

神無方而性有質

人之神則天地之神人之自欺所以欺天地可不慎哉

至理之學非至誠則不至

物理之學不可以强通强通則有我有我則失理而入於術矣心一而不分則能應萬變此君子所以虛心而不動也

聖人利物而無我

寂然不動反本復靜坤之時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陽動於中間不容髮復之義也

學不際天人不足謂之學

能循天理而動者造化在我也

人患乎自滿滿則止也故禹不自滿假斯所以爲賢雖

學者亦當常若不足不可臨深以爲高也

理窮而後知性性盡而後知命命知而後知至

天下言讀書者不少能讀書者少若得天理真樂何書不可讀何堅不可破何理不可精

不至於性命不足以謂之學學不至於樂不可謂之學

爲學養心患在不由直道去利欲由直道任至誠則無所不通天地之道直而已

無思無爲者神妙致一之地也所謂一以貫之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

金須百鍊然後精人亦如此

易地而處則無我也

學在不止故王通曰沒身而已

何者謂之人曰耳目鼻口心膽脾腎之氣全謂之人

心之靈曰神膽之靈曰魄脾之靈曰魂腎之靈曰

精心之神發乎目則謂之視腎之精發乎耳則謂

之聽脾之魂發乎鼻則謂之臭膽之魄發乎口則

謂之言八者具備然後謂之人夫人者天地萬物

之秀氣也然而亦有不中者各求其類也全得人

類則謂之曰全人之人夫全類者天地萬物之中

氣也謂之曰全德之人也全德之人者人之人也
夫人之人者仁之謂也惟全人然後能當之
論曰康節先生別無論學語何以見之觀物內外篇
者亦關一致之於天人物我之合一則學之大原大
都具矣明道先生則謂其學之安且成伊川先生猶
有不滿之辭考之擊壤集其論學頗詳如施爲欲似
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當鍛鍊時分勁挺遇磨礱
處發光輝耻把精神虛作弄肯將才力妄施爲寶鑑
造形難隱髮焉刀迎刃豈容絲不欺誰畏居暗室絕
利須求在一源其功夫可謂之真且密矣如赤水有

珠涵造化泥丸無物隱青蒼沙裏有金須用鍊石中
韞玉不須疑人說崑崙多美玉世傳滄海有明珠人
說心傳恐無據今我家藏乃不虛開眼見時猶是爾
舉頭尋處更無緣事到悟來全偶爾天教賜與豈徒
然求之未必見得處不因尋索問先天一字無後天
方用着功夫撥山蓋世稱才力至此分毫強得乎推
由悟門深入焉能妄爲斯言如天意無逃只自然自
然之外更無天須知萬物備於我豈把三才別立根
恍惚陰陽初變化氤氳天地乍迴旋中間些子好光
景安得功夫入語言日出自然天不夜風來安得水

無波胸中一點分明處不負青天不負人敢恣世上明開眼會向人間別看天物我中間難着髮天人相間豈容絲陰陽初感處天地未分時言語既難到丹青何所施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太音聲正希身生天地後心在天地前天地自我出自餘何足言有迹事皆妄無心物都了天機難紫處一點自分明與天為一躰然後識宣尼言言皆見性之真先生自謂萬水千山行已遍歸來認得自家身非虛語也如千人萬人心一人之心是此一貫之旨也能推己心達人心天下何憂不能治此近取之方也

老者得其養幼者得其仰勞者得其佚死者得其塟
又云能懷天下心肯了人間事此非宣尼之老安少
懷乎瓮前燭下三千日水畔花間二十年閑吟閑詠
人休問此段功夫世不傳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
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此春風沂水之適也天外
更無樂胸中別有春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
是春已把樂爲心事業又將安作道樞機聖人喫緊
些〻兒事又省功夫又省憂物外意非由象得坐間春
不自天囘此非孔顏之樂乎都將無事樂變作有形
身人和心盡見天與意相連則將舉天地萬物而納

之太和之中蓋有與樂而相忘者矣特其言樂言和不一而足過於鼓舞遂涉播弄豈以爲人人有此至樂而人人自溺於愁苦終身而不知返非侈艷以動之不能使之覺而悟邪嗟夫斯樂亦非可易致也必其一切都掃廓然太虛萬物皆備盎然太和斯得之耳先生之堅苦刻勵至於不爐不扇則四肢五官之欲毫不得而染之可知又周流四方叅求訂證自謂得師之真雖古人中求其勤苦處受如先生者蓋鮮矣其得之也不亦宜乎明道先生知先生爲真評先生爲確者其血脉通也

一卷終